

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与新使命*

朱德全, 杨磊

(西南大学 教育学部, 重庆 400715)

摘要: 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实现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关键一环, 更是撬动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点。新时代职业本科教育要紧紧围绕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开展服务, 并在服务过程中助推我国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更好地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 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需要肩负起以下使命, 一是扎根城市发展需求,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布局; 二是丰富校企合作形式, 提升我国企业的产业创新能力; 三是开设紧缺性专业, 加速建成中国化的现代产业体系; 四是优化教育内在结构, 稳步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同时, 为保障职业本科教育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愿景, 还应该制定相应的保障措施, 首先, 建立类型化的职教高考, 保障职业本科教育招生的正义性; 其次, 制定严格的专业教学标准, 保障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最后, 完善技术人才政策支持, 保障职业本科教育毕业生职业发展。

关键词: 职业本科教育; 高质量发展; 底层逻辑; 技术技能型人才

中图分类号: G434

文献标识码: A

一、问题提出

2017年10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 “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1], 2020年10月,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则明确指出, “我国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 即说高质量已经由经济领域扩展到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建设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2021年11月,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再次表明要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3]。然而, 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实现不是一蹴而就的, 牵涉整个社会体制改革和机制转换的过程, 需要社会各领域的通力合作才能完成, 其中, 教育改革与人才培养就是关键路径之一。为此, 2021年3月, 十三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指出要建设高质量教育体系, 即希望通过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对接与服务社会各领域的高质量发展^[4]。

当前, 我国已经成为全球教育体量最大的国家, 要实现教育的高质量发展不外乎两个要点, 一是提质培优, 二是特色发展。就我国现行的教育体系而言, 高等职业教育是我国最具特色的教育类型, “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更是我国首创^[5], 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一方面能够以先进技术和新材料、新工艺加速我国制造产业的快速转型与升级^[6], 实现经济的高质量发展; 另一方面还能够促进我国职业教育类型化身份的变革, 通过建立完善的技术技能型人才体系为国家全面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7]。但是, 当前大部分研究主要是从高质量发展的背景来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8][9]}, 职业本科教育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研究成果更是相对较少, 且主要集中在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定位^[10]、实践困境^[11]、行动路向^[12]等方面。关于职业本科教育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分析框架与实践路径始终处于薄弱环节, 甚至出现了只谈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不谈职业教育如何对接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问题。为此,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民族地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效果测度与长效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BJA190104)阶段性研究成果。

“十四五”时期在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过程中，必须首先明晰职业本科教育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与历史使命，要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历程中逐渐探索出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道路，而非安于职业教育一隅，空谈高质量发展。

二、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底层逻辑是指从事物的底层出发，探寻事物发展变化背后不变的价值指向，并以此为基础探究问题解决的思维方法，其包含了事物发展过程中的目的、立场、基本假设和方法论，是四者结合的最小单元闭环^[13]。职业本科教育作为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手段，同时也是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建设目标之一。要探讨新时代职业本科教育如何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明晰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本质内涵与价值旨归，其次才是探讨职业本科教育如何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身的高质量发展。为此，本文首先要厘清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是什么，这样的底层逻辑有什么样的教育需求，而职业本科教育在这过程中能够发挥什么样的作用。

(一)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底层逻辑

目前，关于高质量发展概念的界定尚未出现定论，要探究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就需要对高质量发展的概念有一个完整性的认识，基于对国家政策文本和已有研究成果梳理的前提下，本文尝试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对高质量发展的具体指向进行解析，其中三个层次之间是从属和包容关系，也是具体目标与终极目标的关系，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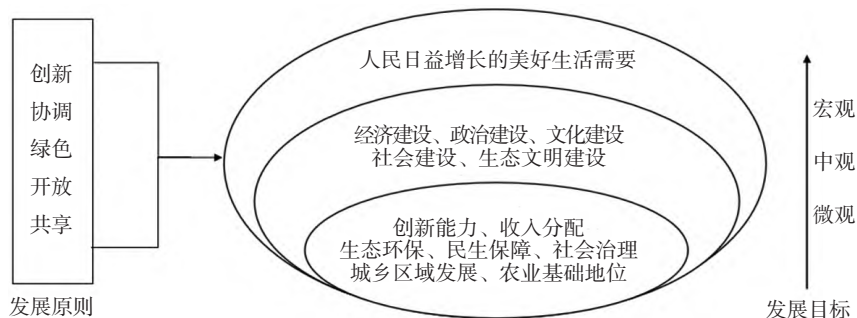


图1 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框架

在宏观层面，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必须指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党的十九大报告在“贯彻新发展理念，建设现代化经济体系”中首次提出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观。高质量一词是日常生活用语，将其作为国家重大经济政策的核心概

念对我国整个经济学学科来说是有难度挑战的^[14]，这也是为什么目前关于高质量发展概念的界定尚未出现定论的重要原因。在经济学领域，质量一词主要是指商品所具有的使用价是否值足以满足消费者的需要。然而，需要一词又是极具主观性与历史性的，并且随着时代进步社会发展的需求也在不断改造升级。为此，从高质量提出的时代背景看，高质量发展实则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是字面意思上的高品质、高水平的发展模式，另一方面则是指国家的发展要更好地满足新时代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15]。所以，高质量发展上位的理念是社会矛盾转化理论，高质量发展要紧扣国家发展的时代主题，由此看出，在宏观层面国家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必须指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在中观层面，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是基于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而建立的高质量发展体系。关于高质量发展体系的研究最早集中在经济发展领域，但随着学界对高质量发展观研究的不断升华，学者们将高质量发展体系拓展到社会与公民共同的需求上。例如李金昌认为高质量发展体系应该由经济活力、创新效率、绿色发展、人民生活、社会和谐五个要素构成^[16]；聂长飞总结《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意见》等相关文件精神，认为高质量发展体系应该包含产品和服务质量、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以及经济运行状态五个方面^[17]。虽然，学界关于高质量发展体系构成要素仍然是各执己见，但通过对已有研究的词频分析可知，“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是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思想和评价准则^[18]，且几乎所有的内容都旨在推进国家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五位一体”的总体布局。为此，我们可以确定高质量发展在中观层面的底层逻辑与我国“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具有高度重合性。

在微观层面，高质量发展就是要解决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最为突出的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中的问题。目前，我国已经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但在迈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征程中仍然会遇到艰难险阻。党的十九届五中全就对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进行了详细解读，其中主要包括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农业基础还不稳固，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较大，生态环保任重道远，

民生保障存在短板,社会治理还有弱项^[19]。针对这些问题,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要由数量追赶转向质量追赶,由规模扩张转向结构创新,由要素驱动转向创新驱动,由分配失衡转向共同富裕,由高碳增长转向绿色发展^[20]。诚如上文所述,时代的发展需求是不断变化着的,这一点在经济社会发展的具体领域表现得更为明显,为此高质量发展需要以解决困扰国家经济社会的问题为前提,才能够建立起高质量发展的社会发展体系,最终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

综上所述,从“需求—质量”的角度,高质量发展是一个变化着的范畴,其内涵会随着生产力水平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提升而不断丰富^[21]。但万变不离其宗,高质量发展本质内涵是能够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创新型、协调型、绿色型、开放型、共享型发展模式。高质量发展在宏观层面指向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观层面指向高质量发展体系的建立,微观层面则指向经济社会具体发展战略的执行。职业本科教育作为国家高质量发展的手段与目的的统一体,就需要在遵循这一底层逻辑,并建立起职业本科教育发展国家高质量发展不可或缺的底层逻辑。

(二)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

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已经成为我国一项重要的教育发展战略,目前学界对其战略意义也做出了大量的理论探讨。为此,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时代背景,本文同样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探讨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具体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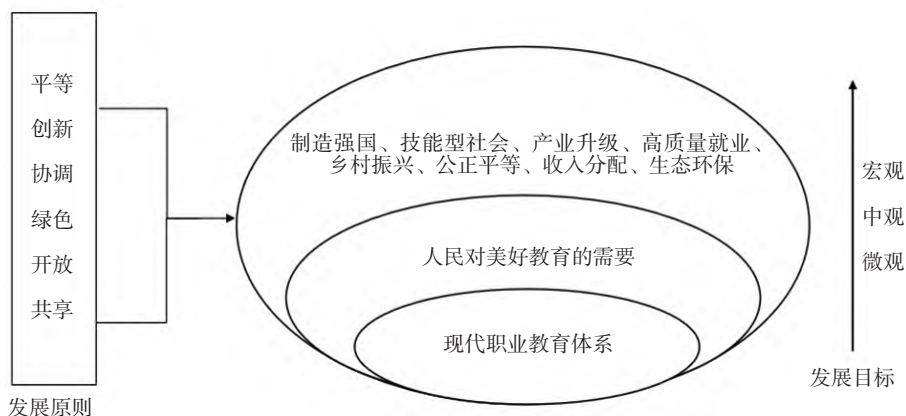


图2 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底层逻辑框架

1.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服务国家关键性战略的重要手段

从宏观上看,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与高质量发展在逻辑起点上是不同的,对于国家高

质量发展而言,其宏观层面应该落脚于新时代国家的时代背景,去探讨高质量发展应该指向什么。而对于职业本科教育而言,其宏观层面的逻辑起点应该指向国家的具体发展问题,以国家现实需要为前提,在服务国家发展的过程中实现自我发展,而这些问题恰好与高质量发展的微观指向高度重合,而其自身的发展反而变成了国家高质量发展宏观与中观层面的题中之义。具体而言,基于技能型社会的视角,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经济社会发展到特定时期的战略转型的重要手段,即促进我国由学历型社会向技能型社会转型^[22]。基于人才结构与高质量就业的视角,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深化人力资源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举措,能够有效解决大学生就业难与高技能人才供不应求的结构性就业难题,实现高质量就业^[23]。基于产业升级的视角,在“双循环”经济背景下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为我国产业转型升级提供高质量、高效率的技能供给^[24],加快高质量发展现代产业体系建设^[25],实现我国经济的绿色发展。基于去依附的视角,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配合“中国制造2025”和“中国制造2.0”战略的技术密码,它能够缓解当前我国“技术—工业”依附发展的局面^[26],通过技术突围克服“卡脖子”问题,使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型。

综上,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服务国家重大发展战略的重要手段,能够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提供高质量的技术型人才与技术支撑。同时,诚如上文所述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通过技术的创新加速实现我国产业体系的快速升级,实现经济发展的“碳中和”,通过人才的跨界培养改变结构性就业困难,实现高质量就业。可以看出,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可与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共享一套发展原则,但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背后还有一层隐喻,就是变革我国人才观,即真正实现“人人皆可成才,人人皆尽其才”的人才发展愿景,因此,在其发展原则上还应增加平等原则。

2.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

满足人民美好教育需要的现实回应

高质量发展宏观层面指向是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中美好生活需求就包含对美好教育的需求,即要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同样,高质量发

展在中观层面也包含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这一重要民生任务。目前,我国教育最为突出的问题不是教育质量的问题,而是教育过度焦虑的问题,其中,最为典型的“教育内卷”的话题。按照马丁·特罗高等教育大众化理论的观点,我国已经步入了高等教育普及化阶段,教育焦虑应该随之减轻才对,但实际情况却恰恰相反。因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普及是基于高校的大面积扩招,特别是以高等职业教育的快速发展为前提。然而,高等职业教育在设立之初是中职和本科之间的“夹层教育”,在公众心中专科生和本科生之间始终存在着不可逾越的学历鄙视链,即使高等职业教育规模占到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高等职业教育却始终处于弱势地位,制约我国高等教育的高质量普及。为此,在中观层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打破职业教育专科“天花板”的魔咒,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作为次等教育的固有认知,同时创造更多更加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学位,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美好教育需要。

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美好教育需求的现实回应,其理由如下:首先,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缓解民众的入学焦虑。当前,我国在推行“普职比大体相当”的政策时出现了巨大的现实阻力,究其原因主要是因为大部分家长认为职业教育是一种“断头桥”教育,孩子一旦进了职业教育序列,就与本科教育无缘。为此,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将会创造更多更适合经济社会发展的本科学位,合理地增加本科教育的入学机会。学生选择不同的教育类型是根据自身兴趣爱好和个人特长,而非一味地追求学历,部分不适应学术型教育的学生也不用在自己不擅长的领域白白损耗自身的聪明才智。其次,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促进教育公平再升级。当前,我国最大规模的教育分流是中考和高考,考试比拼的是学生的学业成绩,可以说这是世界上最具有效率和公平性的教育分流机制,但这里的公平更多是指程序上的正义。然而,社会的发展需要多元化的人才,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为不同类型的人才提供更加公平的升学途径,实现教育从程序正义向实质正义的转变。最后,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改善我国当前结构性就业困难,克服新一轮的“读书无用论”。我国学术型人才过剩已经严重影响大学生就业,但家长和学生却还在拼命往里面挤,继续加重大学生就业难度,甚至出现新一轮的“读书无用”的观点。然而,同期我国却存在高级技工的巨大缺口,现存9亿劳动力人口中,技能人才占比仅为26%,未来5年内38个新职业人才缺口超过9000万。为此,大力发

展职业本科教育有利于我国教育体系的完善,破解结构性就业难题,实现人们对高质量教育的期许。

3.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完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临门一脚

严格意义上,高等职业教育是中国特色的职业教育办学形式,国际上则鲜有提及,“本科层次职业教育”更是我国首创^[27],即是说,高等职业教育是最具中国特色的教育类别。我国高质量发展要遵循开放的发展原则,既是要学习国外先进的发展经验,同样也要让具有中国特色的发展成果走出国门。要实现我国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教育作为依托,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又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建设。为此,从微观上看,发展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是出色完成现代教育体系建设的临门一脚。

第一,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大幅度提升我国职业教育整体办学质量、办学吸引力、社会服务能力。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职业教育在院校建设、专业建设、人才培养和产教融合等方面都取得了显著的成绩^[28]。然而,在职业本科教育未建设之前所有的成绩都只是量变,职业教育办学标准始终停留在专科层次,而标准就决定了办学质量,因此,当职业本科教育提出自己的办学标准时,职业教育办学质量就有了产生质变的可能性。第二,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真正打通职业教育纵向贯通的学制体系。2019年2月,国务院颁布《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指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框架全面建成”^[29],其中,初步建成层次分明的职业教育学制是主要标志之一。但是,目前我国仅建成职业(技术)大学28所,本科层次院校的数量占高等职业学校数量比重仅为1.8%,招生人数占比仅为1.1%左右,只有极少数的学生能够接受完整且连贯的学历型职业教育。为此,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指出,到2025年我国职业本科教育招生规模不低于高等职业教育招生规模的10%^[30]。所以,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本科学位,从而将纵向贯通的职业教育体系从理论转变为现实。第三,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促进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横向融通,加速职业教育类型化变革。从我国目前设计的国家资历框架可以看出,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可以通过学习成果互换的形式实现二者平等互换。但是,苦于职业本科院校建设和相应的教学标准颁布的进度滞后,普通高等教育与高等职业教育之间能实现学历对等转换的案例相对较少。因此,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加速推进国家资历框架的运行,同时也能真正实

现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双轨并行，有条件融合”的发展模式。

综上所述，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必须以国家高质量发展战略的底层逻辑为基础，建立起自身发展的底层逻辑，即在宏观层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需要为加快重要国家战略的实现提供技术性支撑；在中观层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需要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教育的现实期待；在微观层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需要促进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完善与再升级。与此同时，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职业本科教育也将会不断探索自身发展的最优路径，最终助力我国职业教育的高质量发展。

三、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新使命

诚如上文所述，国家高质量发展要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个发展原则，而在实践过程中职业本科教育也应该秉持新发展理念，将“平等、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等发展理念作为服务国家主要战略、经济社会发展以及教育自身发展的前提，在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提升自身办学水平。

(一)扎根城市发展需求，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布局

大学与城市同存于同一空间中，一座城市的发展有着自己的原创力，而原创力之一就是来自大学^[31]，大学的发展将为一个城市经济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文化繁荣、城市活力作出巨大贡献。其中，高等职业教育在人才培养、职业培训、产教融合过程中更是以区域经济发展为根本，成为地方城市发展的主力军^[32]。为此，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我们还要继续扎根城市发展需求，以高水平的职业教育来优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布局。

首先，职业本科教育要努力实现职业教育资源的统整，积极服务于产教融合型城市的建设。目前，我国经济发达的地区，如京津冀、长三角、大湾区、成渝经济带等地已经具备了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条件，且本身高等职业教育就走在全国前列，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与已有的职业院校形成差异互补的发展态势，通过“职业大学—职业学院”联动推进专业集群与产教融合平台建设，以此为基础与地方企业开展集群式合作，降低理论技术向实践技术转化的交易成本、增强服务区域产业链建设与发展的效能。其次，职业本科院校可以通过科创优势助力中小微企业发展，提升中小城市产业活力和经济承载能力。当前我国职业本科教育试点单位不只限于经济发达地区，而更加注重技术的下

沉市场，为此，职业本科院校要结合区域经济特点为创业者提供技术指导，或引导学生在本地创业，为区域内创造出更多的就业机会。最后，职业本科院校应该大力发展社区学院。与以往的社区学院不同，职业本科教育开办的社区学院主要是为在岗高级技师、工程师提供新型技术培训；同时也以“教育超市”的形式为更多需要技能援助的社会群体提供技能培训^[33]，进而提升区域内人口的整体技术存量，提升公民对区域经济发展的参与感与获得感。

(二)丰富校企合作形式，提升我国企业的产业创新能力

企业是现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柱，更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动力所在。深化产教融合是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的改革任务，也是打造高质量发展的新引擎所在。为此，在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过程中亟须破除当前校企合作中的“壁炉现象”，以高水平职业教育的底气丰富校企合作的形式，提升我国企业的产业创新能力。

一方面，职业本科教育要推进产教融合型企业的建设进程。产教融合型企业能够让企业真正成为校企双元育人的主体之一，同时也能解决企业“创新动力从哪里来”“创新科技成果到哪里去”的问题^[34]。在这一过程中，职业本科院校首先应当与63家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保持紧密合作，例如深度参与企业现代学徒制、“1+X”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学生实训的全过程；或者学习域外经验，如学习德国西门子、奔驰等企业与大学联合开展“双元制”课程，职业本科院校要为产教融合型企业培养技术对口的高层次技术人才，就要让渡部分人才培养的权利，探索校企多元化的办学模式、“订单式”人才培养模式，让企业深度参与人才培养全过程。同时，职业本科院校还要积极承担起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的时代责任，对地方产教融合型企业进行协商共建，培育出更多国家级产教融合型企业，实现二者的双赢化发展。

另一方面，职业本科院校要以高品质的职业教育科研平台、产业研究院、产业职教集团等形式实现校企的高品质合作。职业本科教育与专科最大的区别在于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不仅能够承接新技术的应用与传播，还能够进行研发创新。职业本科院校应该结合学校学科优势，并联合具有研发基础的企业共同成立产业研究院、大学科技园、企业学院；或者由职业本科院校牵头区域内的高职院校、中职学校、行业协会、企业等主体，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则结成非营利的区域联合性教育组织，通过科研经费、科技成果、实训基地、技术人员等生产要

素的共建共享,实现多元主体之间资源利用效率的最大化。

(三)开设紧缺性专业,加速建成中国化的现代产业体系

现代产业体系是衡量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一个产业链条完整、产业优势集聚、竞争力强的产业系统又是促进我国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35]。现代化的产业链需要高新技术和技术人才的支撑,目前我国高等教育办学质量不断提升,且为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提供了技术与人才支撑。但是,现代化的产业链更新换代速度不断加快,传统的大学专业设置已经存在一定的滞后性,特别是应用型专业。相比之下,职业本科教育在专业设置上更加具有机动性,能够根据国家紧缺性、战略性新兴产业及时调整专业设置,实现“专业链—人才链—职业链—创新链—产业链”五链统整,最终建立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

具体而言,高质量的现代产业体系同样应该具有创新、绿色、协调、开放、共享等特点,为此职业本科教育也应该从这5个方面加强专业与产业的对接。截至目前,国家总共设置职业教育本科专业247个,其中保留原有专业39个,调整与新增专业208个,调整幅度高达260%。一是针对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职业本科教育已经开设了集成电路类、新能源发电工程类、航空装备类、生物技术类专业类别,而后续职业教育则需要根据市场需求新增和调节具体专业,真正做到职业本科教育专业与卡脖子难题的对接。二是针对乡村振兴国家战略,职业本科教育已经开设了农林牧渔1个专业大类、4个专业类别、13个专业,所有专业均为新增专业,且增加了现代化智能化的特点,有利于农村形成现代化的农业产业链条,促进农民就业与增收。三是对接新技术岗位、新职业岗位开设与现代制造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相对接的专业,促进我国现代产业体系的建立,实现我国社会经济的绿色健康发展。例如新版《职业教育专业目录》中职业教育本科专业中“技术”“智能”“现代”等字眼频出,其中“技术”的频次为105次,专业占比42.5%，“智能”“现代”分别出现22、14次。

(四)优化教育内在结构,稳步推进高质量教育体系建设

国家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教育培养各领域的高素质人才,而教育的高质量发展同样是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求之一。目前,关于高质量教育体系内涵与外延尚未定论,但高质量教育体系一定包含

公平性、开放性、多元性与生态性等特征^[36]。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能够完善我国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双轨并行的教育体系,教育结构、人才结构、社会结构的改革,促进我国教育体系更加公平且有质量的发展,最终实现社会更加公平有质量的发展。

一方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需要明确自己的办学定位,推动职业教育实现类型化的身份变革。要实现双轨并行的教育体系目的是培养为国家高质量发展服务的多元化人才,为此,职业本科教育第一是要明确自己的DNA序列是职业教育,第二才是要明确自己本科的学历层次。也就是说职业教育本应该建立起自己相对独立的人才培养体系,职业本科教育要立足技术习得的逻辑,从职业学校中遴选优秀的学生进行继续深造,即实现职业教育内部纵向衔接的完整性。实施这样一种发展模式存在以下几点理由:一是变革将智力作为单一判断标准的教育评价标准,以多元化评价来促进教育公平的再升级,真正实现因材施教、因材施用。二是变革人才结构配置的不合理,缓解教育焦虑、就业焦虑,让更多的学生将时间花在自己擅长的地方,提升自我创造力,而不是在不擅长的领域白白内耗。三是变革人们对普通教育的盲目崇拜,不只是普通教育能够享受优质的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同样拥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教育,改变人们对职业教育的天然歧视,推动我国整个教育体系健康、可持续发展。

另一方面,发展职业本科教育还需要与其他教育类型实现横向融通,推动高质量教育体系运行畅通。职业教育体系要具有一定独立性,但同时也要有条件地与其他教育类型建立相互融通转换的机制。第一,职业本科教育可以依托国家资历框架、学分银行等国家教育制度,以学习成果为抓手,实现与普通本科、成人教育的横向融通。第二,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可以与其他普通本科院校特别是应用型本科院校,以专业群为前提联合开设“双元制”课程,实训课程,学生可以根据自身需要自主选择。第三,职业本科教育应该发挥高层次职业教育的优势,以“1+X”证书制度、职业技术培训为手段将不同类型的学生、企业员工、以及任何有技术需求的公民都纳入自身教育对象,以技术为纽带搭建普职融通、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

四、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的保障措施

大力发展职业本科教育是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然而,我国本科层次的职业教育仍处于探索阶段,要使服务效果实现最优,必须建立起配套的保障措施。一是要建立公平合理的入学机

制保障,创造更多优质教育的入学机会;二是要建立教学质量保障机制,提升技能人才与社会经济发展的匹配度;三是要建立人才聘用与考核机制,加速技能型社会的建成。

(一)建立类型化的职教高考,保障职业本科教育招生的正义性

职业本科教育服务高质量发展首先需要以提高教育发展水平为前提,其中促进教育公平且有质量的发展就是职业本科教育最直接的发展目标。然而这一目标的实现需要以建立类型化的职教高考制度为前提,因为只有变革以智力为标杆的教育评价方式,才能真正实现教育的公平与正义,同时也促进群众感受到由教育改革带来的社会公平与正义。

我国高职分类招生考试主要包括统考统招、单考单招、自主招生、中高职融通招生、注册入学、免试入学“六模式十二类型”^[37],而在所有招生类型中又以统招统考为主,附属于普通高考序列之中,招生对象以普通高中生为主,招生顺序“先本后专”^[38],严重阻碍职业教育类型化身份的确立。目前我国已经建成了28所本科层次的职业院校,但招生方式仍然沿用上述招生模式,且部分学校本科层次的招生名额限制在本省之类,严重影响了教育的公平性。为此,职业教育需要加速建立与普通高考并行的职教高考制度,职业本科教育招生需要在职业教育的统一招生考试中完成人才选拔。首先,在制度定位上,职业教育高考应该是和普通教育高考是同等地位的考试制度,其中全国统一招生考试为主,自主招生为辅。为此,国家应该从各省份“职业教育高考”的实践中不断总结经验,建立全国统一的职业教育考试制度,树立职业教育高考制度的公平性与权威性^[39]。同时,还要从法律法规、财政投入、考试机制、招录机制、管理办法、监督问责机制等方面对职业教育高考制度进行系统设计^[40]。其次,在招生对象上,职业教育高考招生的对象是主要以职业院校在校生为主,同时还包含社会各类考生,这样一来职业本科教育就自然而然地实现了主要在职业教育序列中招生的目标,而不再以普通高考生为主体^[41]。因为,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初次就业年龄的增大,中等职业教育不应该一味地强调“就业导向”^[42],而是要有意识地为职业本科教育输送真正喜欢技术、擅长技术的优质生源。这样才能真正巩固我国中等职业教育的基础性地位,并以职业本科教育为龙头搭建起科学的现代职业教育新学制。最后,在考试内容上,严格设计“文化素养+职业技能”的考试内容,防止以文化成绩为唯一标准的招生方式模糊

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属性边界^[43]。其中,“职业技能”的相关考试内容要以职业岗位任务为导向,以职业工作能力为核心,从工作岗位的实际需求出发,结合专业教学标准来设计^[44]。总而言之,职业教育高考的考试内容要能够选拔出技能拔尖人才,为职业本科教育挑选出高质量的生源。

(二)制定严格的专业教学标准,保障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目前,教育部印发的《本科层次职业教育专业设置管理办法(试行)》在宏观层面对职业本科教育专业设置所需的师资队伍、人才培养方案、办学条件等要素都做出了明确规定,但是每个专业具体的教学标准却还未正式颁布。一个完整的专业教学标准体系应包括职业能力标准、人才培养方案、课程标准、专业实施条件,是职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保障^[45]。为此,职业本科教育要实现层次上的跃迁,更好地对接现代产业体系建设,就必须加紧赶制职业本科教育的专业教学标准,同时严格把控专业教学标准,既体现职业本科教育职业属性,又体现出高层次性,保障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质量。

一方面,对接行业人才标准,制定面向职业标准和岗位规范的专业教学标准;目前,我国还未制定出职业本科教育的专业教学标准,但从高职和中职已有的专业教学标准看,相关教学标准相对成熟,既有规范要求又有创新空间,既有普适性又有针对性^[46]。但是,在面向职业标准的部分还有待加强,其中最大的不足就是与国家职业技能标准的协调性与融合性还不够,表现最明显的就是与国家职业技能等级对接的缺失。为此,职业本科教育在专业教学标准制定的过程中必须加强与行业产业的联动。一是可以直接将国家职业技能等级标准纳入职业本科教育专业教学标准制定过程中^[47],并通过“1+X”证书、学分银行等手段实现专业标准与职业标准的对接。二是在专业教学标准制定过程中可以鼓励多方参与,例如鼓励企业参与本科层次专业教学标准的制定与评审,确保将行业的新技术、新工艺、新规范、新标准纳入到专业教学标准之中。或者政府直接向企业购买相关服务,通过对企业大规模的调研,最终得出不同产业对本科层次的技术性人才的用人标准,并将其应用到专业教学标准的编制过程中。

另一方面,对接职业教育体系,制定与中职、高职贯通的专业教学标准;职业本科教育要作为职业教育体系中的领头羊,必须是基于整个职业教育体系能够顺利的对接,职业本科教育需要在已有的职业教育基础之上借势发展。然而,目前我国职业教育专业教

育标准却仍是停留在本阶段的人才培养标准制定。为此,职业本科教育在专业教学标准制定时必须已在已有的中、高职专业教学标准的基础上实现对接与创新,既要在层次上实现中职、高职(专科)、高职(本科)三者的相互衔接,同时还要在职业面向、培养目标、培养规格、课程设置等方面体现出职业教育“高起点、高标准、高质量”的总要求。

(三)完善技术人才政策支撑,保障职业本科教育毕业生职业发展

职业本科教育除了提升自身办学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内部手段来服务国家高质量发展,同时也需要有良好的社会环境来提升职业本科教育自身的社会声誉,而提升职业教育办学声誉最直接的办法就是提升技术型人才的社会地位,加速推进技术型人才体系与技术型社会的形成,最终实现国家的高质量发展。目前,国家层面对技术型人才已经制定了相应的政策支撑,且取得良好效果。例如2011年4月,人社部印发《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2010—2020年)》,明确提出到2020年我国高技能人才要达到3900万人,但截至2016年底,我国高技能人才数量已达4791万人^[48],超额完成目标。然而,相应的政策同样存在一定的局限,如存在政策的层次性不高、配套性不足、执行力不强、前瞻性较弱等问题^[49]。为此,要提高职业本科教育对国家高质量发展的贡献力,还需不断完善高技能人才的政策支撑,提高其社会地位与生活幸福指数。

首先,国家应该加快实施技能型国家发展战略,创生技术技能人才成长的良好社会环境。技能型社会是一个国家重视技能、社会崇尚技能、人人学习技能、人人拥有技能的社会形态,它能够将技术“长入”经济、“汇入”生活、“融入”文化、“渗入”人心、“进入”议程^[50],通过对技术的推崇彻底变革我国“重智轻技”的人才观。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下发展职业本科教育一方面可以扩大高端技术型人才规模,为建设制造强国、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生产型制造向服务型制造转变提供人才支撑;另一方面也能够更加广泛地承担起在职工工、退役军人、城乡待业人员、残疾人等群体的高质量职业技能培训,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能工巧匠与大国工匠。其次,释放人才市场在高技术人才培养上的活力,提升技术技能型人才与产业匹配度。要保障技术技能人才的职业发展就需要保障技术技能人才的规格和数量与市场需要保持一致。为此,需要建立规范化高技术人才的市场运行机制,一是要规划好职业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整体布局,避免出现高层次技术人才结构的同质

化现象;二是要突出重点领域的人才培养,根据市场需求重点培养市场紧缺型高层次技术人才,提升职业本科教育人才的市场吸引力;三是企业行业要建立健全的高层次技能培训体系,保障高层次技术人才能够掌握最新的行业知识与产成技术。最后,完善职业发展激励和保障政策,增强技术技能型人才的职业吸引力。一方面,不断完善科学且公平的技术技能人才评价体系。目前,在理论层面职业本科与普通本科在学历上层级实现了对等,不同层次的职业教育也可以通过国家资历框架实现“职业技能等级证书”与“学历证书”进行转换。为此,加大对技术技能人才创新能力、现场解决问题能力和业绩贡献的评价比重^[51],并将其转化为同等学力考生报考职业本科教育的条件与依据,能够彻底打通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升学途径,改变当前技术工人学历相对固化的人力资源现状。另一方面,建立完善的技术技能人才配套照顾政策。例如确保职业本科院校毕业生在就业、落户、参加招聘、职称评审、晋升等方面的通道,与普通学校毕业生享受同等待遇^[52]。同时,还要落实相应的社会保障,确保高层次技术人才能够过上“幸福”日子,大部分技术人才过上“体面”的生活。

参考文献:

- [1] 国务院.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EB/OL].http://www.gov.cn/zhuanti/2017-10/27/content_5234876.htm,2021-11-02.
- [2][19] 国务院.中国共产党第十九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公报[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0-10/29/content_5555877.htm,2021-11-02.
- [3] 新华社.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EB/OL].http://www.news.cn/politics/zywj/2021-11/16/c_1128069706.htm,2021-11-02.
- [4] 国务院.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EB/OL].http://www.gov.cn/xinwen/2021-03/13/content_5592681.htm,2021-11-02.
- [5][27] 关晶.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的国际经验与我国思考[J].教育发展研究,2021,41(3):52-59.
- [6] 周建松.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的思考与实践[J].中国高等教育,2021,(Z2):67-69.
- [7][22] 石伟平.稳步发展职业本科教育助推技能社会建设[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5):42-44.
- [8] 王志凤.高职教育实现高质量发展的理念与对策[J].中国高等教育,2019,(22):60-61.
- [9] 王学,刘艳.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基础与方向[J].教育科学,2021,(5):21-28.
- [10] 石忠,王晨倩.本科职业教育人才培养定位的逻辑意蕴与应然架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7):25-30.
- [11] 丁晨,闫玮.本科职业教育建设的时代诉求、现实困境与适切路径[J].教育与职业,2020,(9):13-19.

- [12] 马东霄.职业本科教育建设的基本内涵与行动框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30):13-18.
- [13] 谭飞燕.基于底层逻辑构建看《税收征管法》的修订[J].税务研究,2021,(1):73-78.
- [14] 金磊.关于“高质量发展”的经济学研究[J].中国工业经济,2018,(4):5-18.
- [15] 中共北京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根本要求[J].求是,2018,(17):14-16.
- [16] 李金昌,史龙梅等.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探讨[J].统计研究,2019,36(1):4-14.
- [17] 聂长飞,简新华.中国高质量发展的测度及省际现状的分析比较[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2):26-47.
- [18] 黄顺春,邓文德.高质量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研究述评[J].统计与决策,2020,36(13):26-29.
- [20] 王一鸣.百年大变局、高质量发展与构建新发展格局[J].管理世界,2020,36(12):1-13.
- [21] 张涛.高质量发展的理论阐释及测度方法研究[J].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0,37(5):23-43.
- [23] 曾天山.加快构建服务高质量发展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5):45-48.
- [24] 王亚南.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价值审视、学理逻辑及制度建构[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22):59-66.
- [25] 邢晖,郭静.职业本科教育的政策演变、实践探索与路径策略[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5):33-41+86.
- [26] 伍红军.职业本科是什么?——概念辨正与内涵阐释[J].职教论坛,2021,37(2):17-24.
- [28] 孙凤敏,王斌等.高职教育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办学、高标准引领的新思路——2019年全国高职教育研究论坛综述[J].职业技术教育,2019,40(36):29-34.
- [29] 国务院.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EB/OL].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9-02/13/content_5365341.htm,2021-11-02.
- [30] 国务院.《关于推动现代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意见》[EB/OL].http://www.gov.cn/zhengce/2021-10/12/content_5642120.htm,2021-11-02.
- [31] 刘晖,李嘉慧.论大学与城市发展的时空逻辑[J].教育发展研究,2018,38(5):1-7.
- [32] 陈亚军,李莉方.高职院校与地方城市发展互动的现状、问题与对策[J].教育与职业,2019,(22):35-38.
- [33] 朱德全.职业教育促进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战略选择[J].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学报,2021,(5):11-19.
- [34] 教育部.我国将培育产教融合型企业[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1904/t20190412_377755.html,2021-11-02.
- [35] 范合君,何思锦.现代产业体系的评价体系构建及其测度[J].改革,2021,(8):90-102.
- [36] 苏君阳.新时代教育治理体系现代化:内涵、特征及其实现路径[J].教育研究,2021,42(9):120-130.
- [37] 陈江.高职院校分类考试招生改革样态:问题与策略[J].高教探索,2019,(2):97-102.
- [38][44] 李鹏,石伟平.职业教育高考改革的政策逻辑、深层困境与实践路径[J].中国高教研究,2020,(6):98-103.
- [39] 刘芳.百万扩招下的“职教高考”制度构建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31):25-29+87.
- [40] 朱德全,石献记.从层次到类型:中国职业教育发展百年[J].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47(2):103-117+228.
- [41] 杨磊,朱德全.我国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新业态、新问题、新方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2(6):142-152.
- [42] 徐国庆.作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关键制度的职业教育高考[J].教育研究,2020,(4):95-106.
- [43] 朱德全,熊晴.职业教育现代化发展的逻辑理路:价值与路向[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1,53(5):103-112.
- [45] 胡斌武,陈莉丽.高职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开发:逻辑起点与技术框架[J].现代教育管理,2019,(7):97-101.
- [46] 江小明,李志宏等.基于教学标准体系建设的高职专业教学标准研究[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2):5-9.
- [47] 林玥茹,奥尔加·罗曼诺娃等.职业教育国家专业教学标准建设:俄罗斯的经验与启示[J].现代教育管理,2021,(7):121-128.
- [48] 罗尧成,冉玲.我国高技能人才政策沿革、问题及其应对[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1,(25):47-53.
- [49] 米靖,赵庆龙.经济转型期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分析[J].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5,(3):44-49.
- [50] 陈宝生.办好新时代职业教育 服务技能型社会建设[N].光明日报,2021-05-01(07).
- [51] 谭永生.促进我国技术技能人才发展[J].宏观经济管理,2020,(2):35-41.
- [52] 教育部.深入贯彻全国职业教育大会精神 扎实推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EB/OL].http://www.moe.gov.cn/jyb_xwfb/s271/202110/t20211012_571650.html,2021-11-02.

作者简介:

朱德全: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学部部长,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课程与教学论。

杨磊:在读博士,研究方向为职业技术教育。

(下转第65页)

Regional Promo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Basic Characteristics, Realistic Dilemma and Implementation Path

Bian Yufang¹, Ju Jiawen¹, Sun Shuixiang²

(1.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Center of Assessment toward Basic Education Qualit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 2. Women and Children Development Center,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Center of Anji County, Anji 313300, Zhejiang)

Abstract: Within the context of building the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in urban and rural areas, regional promotion is a vital level. Regional promotion has important value in promot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ystem, as well as delivering high quality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s to hundreds of millions of familie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analyzes the basic characteristics of regional promo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which should be fairness and efficiency, scientific and systematic, have diversified participation, and have regional characteristics. Moreover,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argeted implementation paths based on practical difficulties. Taking Anji County in Zhejiang Province as a case to demonstrate, we provide some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regional promotion of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Keywords: family education guidance service system; regional governance; basic characteristics; realistic dilemma; implemental path

收稿日期: 2021年11月2日

责任编辑: 赵云建

(上接第58页)

The New Pattern and Mission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erving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Zhu Dequan, Yang Lei

(Department of Education, Southwest University, Chongqing 400715)

Abstract: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is a key part of achieving high-quality education development, and it is also an important fulcrum for leveraging the nat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In the new era,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hould closely focus on the bottom logic of nat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Education in China. In order to better serve the national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strategy, the development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needs to shoulder the following missions. First, take root in the needs of urban development and serve the layout of regional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Second, enrich the forms of school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nd improve the industrial innovation ability of Chinese enterprises; Third, set up scarce majors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of a modern industrial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Fourth, optimize the internal structure of education and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of high-quality education system.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ensure the vision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serving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the country, we should also formulate corresponding safeguard measures. First, establish a typed vocational education college entrance examination to ensure the justice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enrollment; Secondly, formulate strict professional teaching standards to ensure the talent training quality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inally, improve the policy support of technical talents to ensure the career development of graduates of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Keywords: vocational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underlying logic; technical and skilled talents

收稿日期: 2021年11月22日

责任编辑: 赵云建